徐志摩前妻张幼仪老年再婚

1939年,小名阿欢的徐积锴满21岁,张幼仪问他想要个什么样的妻子,阿欢回答说:“我只对漂亮姑娘感兴趣。”张幼仪从阿欢的神情中敏感地捕捉到了徐志摩的影子:“他为什么这么回答,我不明白。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很伤心,因为那让我想起他父亲,我一直觉得他父亲要的,是个比我女性化、又有魅力的女人。”但是,张幼仪还是遵从儿子的心愿,为他选择了名叫张粹文的漂亮女孩。

1947年,徐积锴、张粹文夫妇移居美国。1949年4月,张幼仪离开大陆移居香港。她的楼下邻居苏纪之医生与妻子离婚,带着一个女儿和三个儿子讨生活。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苏纪之向张幼仪求婚,张幼仪分别向二哥、四哥征求意见。四哥张公权始终没有答复。二哥张君劢一会儿发来电报说“好”,一会儿又改变主意说“不好”。在反复踌躇之后,这位新儒学代表人物来信表态:“兄不才,三十多年来,对妹孀居守节,课子青灯,未克稍竭绵薄。今老矣,幸未先填沟壑,此名教事,兄安敢妄赞一词?妹慧人,希自决。”

在这种情况下,张幼仪只好给远在美国的儿子阿欢写信:“尔在美国,我在香港,相隔万里,晨昏谁奉,母拟出嫁,儿意云何。”相对于困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儒学名教的张君劢,年轻一代的阿欢表现出的才真正是以人为本的现代文明价值观和道德意识。他在回信中写道:“母孀居守节,逾三十年,生我抚我,鞠我育我,劬劳之恩,昊天罔极。今幸粗有树立,且能自赡。诸孙长成,全出母训。去日苦多,来日苦少,综母生平,殊少欢愉,母职已尽,母心宜慰,谁慰母氏?谁伴母氏?母如得人,儿请父事。”

1953年,53岁的张幼仪与苏纪之在日本东京一家大酒店举行婚礼。婚后两人共同生活了20年。1972年,苏纪之因为肠癌去世。

安葬完丈夫后,张幼仪搬到美国纽约住在儿子家附近,过着简单而有规律的生活。

1988年,张幼仪以88岁的高龄去世,安葬在纽约市郊风景优美的Fernoeiff墓园里,墓碑上刻着“苏张幼仪”四字。对于张幼仪的一生,梁实秋在《谈徐志摩》一文中的评价最为中肯:“她沉默地坚强地过她的岁月,她尽了她的责任,对丈夫的责任,对夫家的责任,对儿子的责任——凡是尽了责任的人,都值得令人尊重。”

据《民国红粉》

倪云林因洁癖而丧命

倪瓒,号云林,元代画家、诗人,与黄公望、王蒙、吴镇三人并称为“元四家”。倪瓒家是当地有名的地主。倪瓒的两个哥哥都是道教的上层人物,家庭条件本来十分优渥。然而这份家业传到倪瓒的手中,却坐吃山空,家中的各项用度逐渐捉襟见肘。

迫不得已,倪瓒在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变卖了家中的土地和财产,把自己收藏的古玩字画搬到一条船上,打算从此在太湖中消磨余生。可是土地变卖了,当年的赋税还没有交。征税官在各处搜捕倪瓒,突然闻到湖边的芦苇丛中有一股龙涎香的味道。征税官循着香味,把正在湖边熏香的倪瓒抓进了监狱。

到了监狱,倪瓒的洁癖依然不改。狱卒给他送饭,他让狱卒送饭的时候一定要举着饭碗送进来,而且要举到眉毛那么高。狱卒心想:我又不是你老婆,你让我举案齐眉干嘛?问倪瓒,倪瓒不回答。问了旁人才知道:倪瓒是怕狱卒把唾沫喷到饭里。

狱卒听后大怒,把倪瓒用铁链子拴在厕所里的马桶旁边,让他天天被臭气熏着。

众人纷纷求情,狱卒这才把倪瓒从厕所里放了出来。可是这段经历给有洁癖的倪瓒留下了深刻的心理阴影。不久以后,倪瓒因忧惧愤怒引发了脾疾,于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去世,享年74岁。

据《古今笑史·倪云林事》

《《《《《《《 张之洞年老健忘 《《《《《《《

张之洞起居无常,想睡则睡,有点像拿破仑,随便靠在树上,也能酣睡如常,旁人也习以为常,不敢惊动他。

有一次,某学政前去拜谒张之洞,聊了数句,张之洞便呼呼大睡,学政不能谈,又不敢离开,只能坐着傻等。等过了数小时后,张之洞从酣梦中醒来,才接着谈事。

还有某官员,体质虚弱,在冬天的时候,被张之洞召见,结果张之洞又呼呼大睡,害得他坐在厅中,饥寒交迫,回家就生了大病。这使得某太守去见张之洞时,带好了被子和食物,别人问他,你这是干吗啊!太守说,我才不会重蹈那个官员的覆辙。但也有脾气暴躁,不顾老爷子情面的人。有某部郎知道张之洞的脾性,有一次逢他召见,推门就进去。当门房拦阻他时,部郎大声说,大家都有事,怎么能顺着老爷子的脾气,想见就见,不见就罢了,老爷子这样对待同僚也太不像话了。张之洞在里屋听见,赶忙出来相见安慰他,倒也知错就改。

老先生不但能睡,且记性极差。在他当南洋大臣时,当时黄公度在美洲,张之洞以要务协商,急电催黄公度回国。等黄公度回国后,张之洞居然三个月未曾召见他。无奈之下的黄公度,只得回到上海。

但等他到了上海三天还没到,张之洞突然想起了此事,急电命黄公度回来。黄公度只得再度回去,结果,又是等了半个月,张之洞才召见他。老头糊涂至此,也是叹为观止。

据《北京青年报》

老女嫁幼樵

□左中

李鸿章幺女菊耦与张佩纶的婚姻颇为传奇。张佩纶乃同治朝进士,是所谓的“清流靴子”,著名的“嘴炮”,是“意见领袖”李鸿藻的得力干将,多少人都因他的弹劾而丢官。这个“嘴炮”,轮到自己去干,则一样不行——慈禧派他主持福州船政,中法战争中,法国人将福州船政局打得稀巴烂,他却临阵脱逃而被流放!被流放回来后,失去工作的张佩纶找到与自己父亲有生死之交的李鸿章,在李鸿章手下干私人秘书兼李家的家庭教师。这时的张佩纶已四十多岁了,且结过两次婚。菊耦且非常欣赏他,还写诗同情他在福建的遭遇,张佩纶拿着这首诗暗示李鸿章。李鸿章居然就答应了这门婚事。赵夫人却哭得不行,死活不肯让这最心爱的幺女过门,无奈拗不过菊耦对张佩纶的爱,最后只好作罢。对这桩轰动一时的婚事,有人写了一副对联,叫:老女嫁幼樵,不分老幼;西席变东席,不是东西。老女指李鸿章幺女菊藕,幼樵乃张佩伦的字;西席指张佩伦乃李鸿章家的家庭教师,东席是东床女婿。

虽然张佩伦连舅老爷李经芳都拿他不当人,但他和菊耦的婚姻却很美满幸福。这个张佩纶是真的有才,就连袁世凯都说:“天下翰林真能通者,我眼中只有三个半,张幼樵、徐菊人、杨莲府,算三个全人,张季直算半个。”后来,才子张佩纶与佳人李菊藕还合著了一本食谱与一部武侠小说。而张佩纶的孙女就是大名鼎鼎的作家张爱玲。

欧阳修作诗见微知著

宋代邢居实《拊掌录》记载,欧阳修与友人饮酒行令,要求每人作两句诗,内容须触犯刑律,且罪在徒刑以上。其中一人说:“持刀哄寡妇,下海劫人船。”另一人说:“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轮到欧阳修,他慢条斯理地说:“酒粘衫袖重,花压帽檐偏。”众人一听,大惑不解,问他为何诗中没有犯罪内容。欧阳修说:“到了这种时候,徒刑以上的罪也能犯下了!”欧阳修所言是有一定道理的,沉迷于花天酒地,入了花丛,醉了酒,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了。证之当今,落马的“老虎”“苍蝇”们,可以说几乎尽是“酒粘衫袖重,花压帽檐偏”的。腐败为“根”,酒色是“苗”。商朝大臣箕子,从“纣为象箸”预感到商纣的败亡,可谓“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见到一点苗头就知道它的发展趋向了。欧公的诗,也包含着同样的道理。

据《京郊日报》

和珅的朋友圈

□李新刚

和珅是一个有极高才能的小人,以他为核心,形成了巨大的小人圈子。这里根据历史记载,说说和珅和他的圈子。

虽然和珅的圈子很庞大,但凡事都有一个主次,他的圈子中主要有这么几个人或者可以说是他的骨干成员。

其一是汪如龙。汪如龙科举落榜后,做了一个盐商,成为江南首屈一指的富翁。汪如龙很想巴结和珅走入仕途,那次和珅陪同乾隆南巡的时候,汪如龙听说乾隆因走了一个香妃心情不好,他立马撒开眼线,找到了一个和香妃长相十分相似的美女,通过和珅献给了乾隆,于是龙颜大悦。和珅当然高兴,夸奖说:“你小子还真会讨皇上欢心!”汪如龙当即提出拜和珅为师。乾隆对和珅办的这件事太满意了。也要提拔汪如龙当官,问和珅你说给他个什么官,和珅说让他管盐,让他当两淮盐政。两淮,淮南、淮北,整个安徽的盐都归他管。汪如龙太高兴了,立马给和珅送20万两白银。从此,汪如龙成了和珅最忠实的骨干。

和珅的圈子中也多有一些金榜提名却能力平庸的人,这类人中的代表性人物就是苏凌阿。苏凌阿其实比和珅大很多岁,是乾隆六年时的举人。

但是因为他没太大本事,所以在官场上一直久不得志。苏凌阿攀附和珅,先走了一个“曲线救国”的路子,跟和珅的弟弟和琳结成了儿女亲家。这人年纪大了,心急呀,再不弄个像样的官就没几年活头了,于是又让女儿纳兰拜和珅做了干爹,纳兰实为和珅的相好。纳兰跟了和珅之后,和珅本想把纳兰娶过来,但一时又改不了口,加上怕人背后说三道四,就一直以干女儿相称。

和珅也果然没有令苏凌阿失望,他奏明了乾隆皇帝,说苏凌阿为官如何清廉,办事如何精明干练,足以担当一方大任。果然,不久以后,乾隆就委任年迈无能的苏凌阿为两江总督。

苏凌阿心满意足地到了任上,当地的提督、学政、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员一齐前来拜见这位新任的总督,苏凌阿厚颜无耻,对每位前来拜见他的属员,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我蒙皇上抬举,到这里给我讨点棺材板钱。”明着向属下索要钱财。

名人家规

朱德让亲戚补话费

1970年代,从中央办公厅传到朱德家中的电话通信记录引起了朱老总注意。在这份记录中,出现了大量从朱德家中拨往石家庄的电话。朱德近来并没有同河北省委负责同志联系过,这些电话究竟是谁打出去的?再一查,发现电话都打给同一个地方——石家庄的一家工厂。工作人员更觉奇怪,堂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家中的红机子,怎么总是拨打一家普通工厂的电话?

朱德的第一个反应,是家中有人公话私用。他发了脾气,并要求工作人员一定要查清楚。朱德元帅之孙朱和平回忆说,当时也有工作人员找到自己,问电话是不是他打的。朱和平说,自己知道爷爷要求家人十分严格,绝不会用公家的电话。

隔了一段时间,私自使用电话的人终于被查出,是一名经常来朱德家串门的亲戚,这名亲戚的女朋友在石家庄,每次来朱德家都要私用电话与他女朋友通话。“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查出来的。以当时的技术手段,我还挺佩服那些人,最后真给查了个水落石出。”朱和平笑着说。

朱德得知情况后十分生气,他让人统计了通话次数,然后叫亲戚照价付费。最后,这名亲戚自己掏了8元钱。

朱和平说,当年的8元钱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我在部队当兵,一个月工资还没到8元。就这一下,人家一个多月的工资没了,但爷爷就是这样公私分明。”朱和平的父亲朱琦是朱德独子,早年在战争中负伤,腿部残疾,可他想搭一下朱德的车都不被允许。

据《廉政瞭望》

赵匡胤不杀柴氏子孙

赵匡胤陈桥兵变

《随手杂录》、《默记》中记载,赵匡胤夺取皇位初入宫时,见一宫女抱着一个小孩,问之,宫女答道:“是世宗(后周世宗柴荣)的幼子。”赵普等人说,“杀掉算了。”潘美在旁不语,赵匡胤说:“即人之位,杀人之子,朕不忍为。”

潘美于是向赵匡胤要求自己来收养这个孩子,把他抱回了自己家中,改姓潘,取名惟吉,赵匡胤后来也不问,潘美也不复言,这个孩子长大后也在朝为官。

后来,赵匡胤给赵氏子孙定下了两条规矩:一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二是“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

路卫兵